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六

制詔

殿前都指揮使節度使加宣徽南院使制限

百字以上成

國家選果毅之材以守衛中禁委謹信之士以敷揚
大猷自非忠力冠倫識略高世折衝厭難外可以任
爪牙之官諭志布和內可以受腹心之寄則何以克
叶民望無曠天工在茲詳求固匪輕受爰發休命誕
告明庭具官某心通武經材應時用以禮樂慈愛為
制勝之本以智信仁勇為和衆之資羞孫吳而不為

慕方召而自任疑爾深念則物莫能窺截然長驅則
敵不及避是以錫之六纛總此八屯士皆知方國以
增重嘉其扈從之久積是勤勞之多宜峻寵名以昭
丕績俾奉宣於美德庶敦懋於膚公永念厥艱必有
以稱於戲竭股肱之效所以報恩榮聲夙夜之勤所
以熙職業典聽朕恣無棄爾成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三司使制

限一百五十字

朕荷天地之貺施承祖宗之慶靈四方無虞萬物咸
遂而公私之積尚未豐衍歲小不登民有菜色豈朕
所以嫗煦撫循之未至將有司奉揚宣布之未稱與

何其設心之勤而收效之寡也以爾具官某姓質之
美得於自然而發揮於文追琢於學多士之秀無爾
為先雖禁林清塗秩宗美仕居之積久譽望已優而
古之進賢必試以事財賦之任於今為急求稱其職
僉曰汝能是用命汝典茲邦計汝其勿以金穀為末
而不恤勿以簿領為煩而不為九功所歌八政所重
登平之業將汝乎取之

誠勸舉人敦修行檢詔

限二百字

孔子稱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故為四科以第門人而
文學處末然則為士者文有餘而德不足斯而已矣

奚足尚哉國家憲章前古詳延俊又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何嘗不勤求敦忠屏斥浮僞列于庶位得人已多尚慮有司教導之方不登盡善登進之法有所未精是以士或背本追末弃實取華不知從學所以立身為文所以行遠而謂能離章辨句則百行可遺非屬辭比事則六經無用習尚成俗安恬不非此豈聖人所以立教之心而朕所以待賢之志哉自今天下之士其務以道德為師仁義為友進之於內而讓之於外治之於身而施之於人才雖美不敢以自驕善未至不敢以自息如是則窮居閭閻何病乎不達苟

異於是朕無取焉仍敕有司明諭中外使咸補朕意

賜宰臣韓琦乞退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以寡薄少承基緒未及究明師保之訓更閱事物之變而遽失先帝之大庇膺四海之重任怵惕危懼若涉巨川踐于春冰實賴耆耄不貳心之臣朝夕左右同力協義用濟于艱難夫選賢任能廣叅同異何損於政設官分職論列得失亦維其常至於天時數沴蓋以警誨朕躬非專輔弼而鄉遽自咎貴抗章辭位是重朕之不德也卿其體茲眷倚之志專精致思廣裕厥心博采嘉謨以輔不逮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辭免恩命不允
斷來章詔以其辭意甚切乞其辭免恩命
敕升之省所奏劄子今樞密院使副四員無容其間
更置一知院事既非舊典驟增員數當無事時四方
聞之得無驚動耳目伏望聖慈如臣前所請若大名
府永興軍已除用人即且乞授臣陳穎一郤事且悉
卿志氣安裕明智自將屢更邊藩嘗佐樞府出牧于
外迄今暮年朕惟汝思俾復舊職宜夙夜竭力以副
所期尚爾固辭殊失朕意夫登用賢雋憂在不多咨
詢大猷患在不博設官隨世何必故常今邊境雖安
而不虞當戒亟踐乃位毋違朕言所乞宜不允仍斷
來奏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資政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吳奎乞

就差知兗州不詔

敕吳奎省所奏乞就差知兗州貴便願養事具悉卿
朝廷舊臣踐歷二府忠厚彊直藎在朕心海岱之區
土沃民庶風聲氣俗卿所習知雖宿疾未平而事務
無廢式是重望底綏一方當體至懷未容辭避所乞
宜不允

賜文武百寮曾公亮已下上第三表乞上尊

號不允斷來請批答

省表具之朕荷祖宗之重寄元元困窮未獲厥所夙
夜悼懼如涉春冰屬以報本之禮不敢墮曠故躬執
犧牲祇見上帝固非昭告成功自營福祿也而羣公
卿士猥見褒譽欲歸以溢美增其微稱抗章勤請至
于再三朕乏馨香之德不能媚于神祇乃甲申地震
淫雨爲災天威彰著日虞罪悔尚何盛烈之可述鴻
名之敢當心焉愧惕流汗霑足况尚在謀閭哀素未
忘何宜此時亟舉盛典若斯之議非所敢聞宜體予
至誠勿復爲奏所請宜不允仍斷來請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陳升之上第一表辭恩

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股肱之臣佐佑帝室樞機之職訐謨廟堂
自非僉諧曷敢輕授卿歷事三世克肩一心事效已
明時望攸屬膺茲圖任夫復何辭所辭宜不允仍斷
來章

賜宰臣曾公亮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不德災沴元元地震普災方隄防橫潰
流離壓覆靡所底居朕夙夜震懼不忘于心實賴祖
考所遺耆雋之臣佐佑輔翼濟于艱難今乃遽自引

抗章辭位朕何望焉卿其專精致思勉修職業以
禪不逮所請宜不允

賜觀文殿學士新除兵部尚書知青州歐陽

脩詔

救歐陽脩省所劄子奏准樞密院遞到誥勅授臣兵
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伏念臣近以疾病
累乞致仕未賜俞允欲望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
御服采三朝任佑大政朕惟東表之地事任至重自
非宗工莫可付委况精力未衰嘉猷克壯宜念至事
勿復有辭所乞宜不允可便受告勅然赴本任

除文彦博

門下雖天子必有尊所以嚴自上之訓唯聖人能饗
帝所以昭報本之誠朕祗紹丕基肇福元祝禮文既
備慶賜誕敷眷惟心膂之臣幹是機衡之任共膺神
貺宜處衆先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守正亮節佐
理翊戴功臣樞密使劔南西川節度管内觀察處置
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
兼群牧制置使行成都戶上柱國潞國公食邑一萬
六千二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文彦博道茂國華
才推人傑體忠厚以居德壯謀猷而奮庸弼亮三朝

周旋二紀再司魁柄仍冠中樞伏鉞臨戎則兇渠折
首秉鈞調化則黎獻承風內外荐更實彌劭矧在纂
承之際親聞顧託之言委寄至隆眷注為重協贊盛
儀之舉克臻熙事之成是用進美號以褒功取間田
而增邑併伸異數式示優恩於戲慮危於安所以綏
萬國懷遠以義所以靖四夷益懋乃官用副朕志可
特授依前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兼群牧制置使
行成都尹路國公充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管內觀
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邑一千戶食寧只封四百戶仍
賜推忠協謀崇仁同德贊治守正保運亮節佐理翊

戴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皇弟願

門下立愛惟親治由近始因心財文化自上行朕合
太宮逆螯后帝百神受職四海推恩矧孝弟之至隆
宜寵章之光被皇弟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
橋道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興元尹上柱國高密都王食邑一千七百戶食實
陸伯戶願温良異稟聰達夙成勝衣形信厚之風佩
鞅負老成之志孝友之性不強而安德義之經未言
而諭南當就學亦既跡封予所撫憐同氣異息追盛

儀之具舉方渙澤之誕敷錫嘉號以記功進崇階而叙位仍如井賦益重藩維於戲寵而不驕以謙恭爲之本滿而不溢以節儉爲之先汝其念哉無替朕命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元戶高密郡王充山南西道節度管內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加食邑七百戶仍賜崇仁保運功臣勲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皇伯祖承顯

門下朕悼宗盛禮札適先猷茂對三靈駭奔億醜臣工顯相后帝居歆嘉與親賢共膺載毅皇伯祖昭化

軍節度金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康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一千八百戶承顯治躬齋栗養志粹和挺宗室之令儀諳公侯之淑問地隆磐石任重藩垣春秋寢高學問不倦被服儒素蘊河閼之雅材琢磨箴規蹈衛武之美德助我志祀協于多儀是用進功伐之名益陪敷之賦仍加真食併示徽恩於戲懷德維寧昔王之明訓爲善最樂前哲之徽猷勉思高滿之危勿忘臨履之戒可特授依前檢校工部尚書使持節金州諸軍事

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康國公充昭化軍節度金州
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戶
賜推誠保順功臣散官勳如故主者施行

除郝質

門下朕順考古道率由舊章三歲一郊四海大賚乃
眷瓜牙之士寔惟心膂之臣宜渙茂恩以均景貺亮
節保順功臣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
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
冀州諸軍事冀州刺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
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七百戶郝質溫恭

不犯沈毅有謀敢決應比方之強閑暇得晉國之勇
仁能附衆忠以發身內總七萃之師外分十連之任
訓兵肅給騶御習於義方逢時安平戎狄仰其威信
屬是齋祠之謹復兼羣從之勞不有旌褒曷昭倚注
論功加等益地從隆考諸僉諧允爲宜稱於戲謁誠
盡節所以享安榮徇公忘私所以報寵祿往服休命
汝其懋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冀
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
安武軍節度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
戶食實封三百戶仍賜亮節保順翊戴功臣散官勳

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文武百寮宰臣富弼已下上第五表乞皇

帝御正殿復常膳聽樂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秉德不明陰陽謬戾旱暵爲災辜及元
元爲人父母不能保養覆冒以厚其生朕甚愧之是
用避去正寢貶膳徹樂夙夜悼懼內自刻責以請咎
于神祇浹辰之間雖霖霖屢霑而不能周洽菽麥將
槁禾麻未滋而群公卿士以尊奉母慈誕揚顯號良
日既戒宜以時行禮樂之文不可不備當抑已復常
以成大典苟協於義朕何敢違所請宜允

西京應天禪院及會聖宮奏安仁宗英宗皇

帝御容了畢德音

門下朕祇紹前烈寵綏庶邦率時典常罔敢墜逸越
茲有雒之汭自昔令王之都藝祖之所誕生迹存遺
老寢園之所以宅神有餘威是用即西竺之仁祠因
北之勝地儀刑二后鎮撫一方冀命宰司肅將使
指鴻儀克舉熙事大成永惟畿甸之民能無供億之
役宜敷渙澤用慰群心應西京管內限德音到日見
禁罪人除故殺劫殺鬪殺謀殺十惡及偽造符印放
火官典犯賊不赦外雜犯死罪降從流內情理切害

奏取指揮其餘流罪降從徒徒罪降從杖杖罪已下
並放見勾當修奉天禪院會聖宮影殿使臣官負已
下并工匠兵士及迎奉執擎并並與等第支賜應西
京城都內耆老年八十已上者勘會詣實人數仰長
吏等賜酒食仍量支賜每人茶三斤絹二匹常加存
撫即不得於村縣追集致有勞擾於戲稱秩舊章克
廣奉先之孝蠲除有罪式昭惠下之仁咨爾群倫咸
體予意主者施行

賜樞密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文彥博

乞退不允手詔

省所再上表乞罷樞府事具悉卿器質方厚謀猷明
審憂公盡忠臨事能斷越自仁祖知卿美材入輔出
藩于茲二紀再冠台席一總鴻樞事功蔚然洽于黎
庶任重道遠卿實有焉朕負荷前烈夙宵危懼若涉
大川必憑舟楫卿當悉心致力以裨不逮而何嫌何
疑遽求去位封奏荐至良用撫然撫覽再三殊失所
望老成之德重於典刑當體至懷安居厥職所請宜
不允付彥博

賜樞密使守司空兼侍中文彥博不允手詔
省所奏伏覩詔書宰臣陳升之位任臣之下者願寢

異恩庶安孤跡事具悉卿翼亮三朝周旋二府國之
耆雋望實素隆升之任用尚新甫登宰席原其雅意
必欲推先是用斟酌禮文裁其宜稱發於朕志奚取
常規蓋以褒異老成豈與利用爲比卿謙恭久著於
此何嫌住安乃居母逆朕命所乞宜不允付彥博

除皇伯宗諤

門下朕祗荷先烈誕受多方樂與宗支共其福祿儻
率履之有立在褒表之敢忘皇伯推誠保順功臣集
慶軍節度亳州管內觀察處置河隄等使光祿大夫
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亳州諸軍事亳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魏國公食邑六千四百戶食實封
一千八百戶宗諤屬尊地親材高性敏承累朝敦睦
之慶膺列藩封建之榮間由思慮之䟽麗于文法之
禁眷是有司之議繫夫天下之公愛雖甚隆理不可
居是用收還相印專秉節旄將警動於放心期輔成
於盛德迨茲周歲克懋令圖勤被仁服義之風勵臨
深履薄之戒朕於庶姓猶不弃人况九族之

下文
缺

賜叅知政事王安石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文學高一時名譽尊四海勇於立事急
於進賢朕心倚之以安平士論待之以康濟蓋居位

之尚淺或改命之未孚雖群言之正謹豈同德之有
間遽求分務深用駭聞居就乃功期副予望所乞宜
不允

賜南平王李日尊示諭敕書

敕南平王日尊省所上表稱於今年二月內親領本
道兵甲乘駕舟航直抵南蕃與占城國及占臈國蕃
兵交戰其占城國及占臈國蕃兵甲一時敗散臣帶
領兵甲回旋本道師旅保全舟航寧謐事具悉卿與
占城等國交戰師出逾時今覩奏章備言勝捷益敦
忠順良用歎嘉朕子視兆民臣畜萬國思鑄偃於中

身與嬉遊於適遐宜體至懷以綏後福故茲示諭想

宜知悉

賜參知政事安石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以卿材高古人名重當世召自巖穴真
諸廟朝推心委誠言聽計用人莫能間衆所共知今
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乃欲委遠事任退處便安卿之
私謀固爲無憾朕所素望將以諉誰祇復官常無用
辭費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趙抃乞退第一表

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窮攬庶政燭理未周思得博聞善言以
參得失卿以清直之操夙夜在公遽求外遷殊匪朕
志所乞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安武軍節度使郝質不允

敕郝質省所上表星未半周疾已十作伏望罷領殿
師俾外補於散官庶漸蘇於餘喘事具悉卿以沈勇
冠軍忠厚許國內典嚴衛外秉節旋夙夜之勞簡于
朕志偃息之便難徇爾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
宜知悉

祁國長公主特進封衛國長公主制

張尉

門下帝殊中行易象贊其元吉王姬下嫁召南美其
肅雍命服亞正后之尊主禮用上公之貴寵光之盛

誰昔

釋訓誰音昔也

而然矧同氣之至親推異數而何愛祁

國長公主席靈長之緒承濬哲之祥稟乾坤之粹和
鍾日月之明潤淵懿可度柔嘉有章志女功而忘勞
承師教而不倦今玉笄在首厭翟戒塗方結帨於皇
家將執笄音廣於士族宜躋沫土之邑俾適富平之
孫庸展茂恩誕享醲化於戲琴瑟靜好式昭和樂之
音雷風順承是為常久之道勿以夫家之貧素有虧

婦德之聽從祗服訓辭永綏福履可特進封衛國長
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

賜新除參知政事韓絳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世濟明允時推雋良毗贊樞庭茂著功
烈俾參國論允叶衆心需章亟來謙志太過據引先
誓祈還故懷夫顯親揚名斯爲上孝建功立事莫若
盡忠往即乃官勿替朕命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特進檢校太保判太原

府歐陽脩辭免恩命不允詔

敕歐陽脩省所兩次劄子奏伏蒙特差中使齎到告
款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所有敕告未敢祗
受欲望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穎間移一小郡俾養
殘年事具悉卿才名素高夷夏所服中外備更文武
咸適眷茲并部氣俗沈鷲綏和一方威懷二虜牧伯
之任豈易其人詢謀僉諧然後發命朕所選付卿宜
體識况風土高涼其何恙不已往踐乃職毋復固辭
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守司徒兼侍中判大名府韓琦不允詔

敕韓琦省所四上劄子乞就移徐州一任事具悉卿

倦居守之勤樂偃藩之逸眷是別都之重控夫北道
之衝自非元臣疇克譽處是以臨遣近侍往宣至懷
恩禮之隆所宜欽若而上茲固請良用撫然卿以衰疾
爲言則未愆於旅力以朴忠自許則可憚於劇煩
安視爾師毋逆朕命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馮京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樞衡之司基本攸託制勝惟幄折衝方隅
苟非文武之兼資孰副安危之重委簡自朕志無若
汝材故推不次之恩冀獲非常之效當思自勉勿或
深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除董氈制

門下國家蠲潔大德懷柔四方懋宣行葦之仁橫被
蓼蕭之澤遐邇無間內外一均西藩邈川首領保順
軍節度洮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金紫光祿
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
史大夫上柱國常樂郡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
實封一千一百戶董氈氣稟沈雄性資果毅載勳庸
於奕世開土宇於西陲早膺旌鉞之榮撫有洮湟之
地祗勤厥事忠誠著于皇家糾逃不虞威令行於戎

落修其職貢保我封畛宜陳錫於寵章用褒嘉於美
志位進異等食衍真封豈繫鎮服於爾師抑亦光華
於殊俗於戲王官至重固不徒施臣道惟艱諒無虛
受勉服休命益思壯猷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
使持節洮州諸軍事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保順
軍節度洮州管內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仍舊西蕃
邈川首領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勳封如故
主者施行

賜新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不

允詔

敕公亮省所劄子奏伏望聖慈特賜停罷使相之命
許只授正官充觀使事具悉卿久居宰席道茂勳隆
屢以耆耄懇辭機政朕重違雅志曲成沖德禮命之
數愧於未厚而尚茲遜避良用憮然宜即欽承以副
優養所辭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河陽三

城節度使集禧觀使曾公亮辭免恩命第

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以耆明之德寅亮皇家功成告休海內

歸美崇報之典朕旋其薄冲挹之志卿以為優勇退
難進益增嘉尚成命不易毋庸固辭所辭宜不允

賜新除參知政事馮京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卿負美異之才首俊造之選內尹京邑風
績著聞外護邊兵民夷清謐入寇憲府進躋樞庭况
觀爾能宜贊朕政往祗成命無或再辭所辭宜不允
仍斷來章

賜新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吳充辭恩命

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之美聲著于士倫卿之嘉績膺在朕心
是用擢諸計廷陟彼樞府乃更過自菲薄固辭寵光
謙降之深歎尚不已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觀文殿學士戶部尚書知陳州張方平乞

南京留臺不允詔

教方平嘗所奏乞南京留臺事其悉卿學問精洽文
辭雅奧存登雋祥久思運列入贊大政出臨近藩晦
明小愆何恙不已速祈散地良用撫然當體眷懷往

安爾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文夫博辭恩命第壹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杜稷元老股肱三朝勳麻具瞻百工矜式以承賜相予茲祀書勞進律抑有章章亮春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卿總領禁衛為王虎臣敦忠一心夙夜匪懈況茲我祀之大兼有侍從之勤推恩報功固有常典尚節冲避豈悉至懷所辭宜不允

賜殿前都指揮使郝質辭恩命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表具之朕奉若訓典肅將禋祀嘉與臣工共茲休

福卿董率王旅陪贊國容居則有侍衛之謹出則有扈從之勞考諸故常宜在褒進當體至意勿復有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康

國公承顯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朕仰稽唐虞惇叙九族矧以尊屬相予肆祀推恩進律禮亦宜之茲率典彝無為辭避所辭宜不允

賜文彦博辭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執珪幣對越三靈惟時福祥不敢專

享湛恩布獲覃及海隅卿國之者明幹統機密茲率
常典奚煩固辭所辭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皇弟高密郡王碩辭恩命第一表不允批

答

省表具之朕以郊禮大備廣敷慶澤物無遐遺况於
親旺錫茲異數咸迪舊章汝其勿辭往服嘉命所辭
宜不允

賜皇弟高密郡王碩辭恩命第二表不允斷

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裡宗類帝國之盛儀施恩親賢由來蓋久

兄弟具通悃幅無華汝往欽哉毋煩辭避所辭宜不
允仍斷來章

賜皇伯祖昭化軍節度使承顯辭恩命第二

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躬祠郊立誕布惠澤罔浹庶姓况於宗
英執謙固辭益昭令德朕命不易往其欽承所辭宜
不允仍斷來章

賜宰臣富弼等上表賀雲陰日食不及分数

批答

省表具之朕不明庶政上累三光天雖微陰人誥不

見彼食分之少損由司曆之未精為懼方深奚賀之
有矧明書於信史將取誚於異時宜懋乃誠以輔台
德所賀知

賜宰臣曾公亮已下賀壽星出現批答

省表具之司分底日垂象降休炳然德星著見南極
太史獻狀以為壽祺卿等浚明一心寅亮元化燮友
氣物導迎善祥仍貢需章願書信牒眷言歸美重益
愧懷所賀知仍依奏宣付史館

賜樞密使文彥博等賀壽星出見批答

省表具之天垂文象依類而言世格隆平得臣是賴
卿等懋達一德光輔萬微格于上神錫茲嘉瑞昭申
丙位申告永年刻章以聞傳信為請雖菲涼之可愧
顧忠愛之敢忘所賀知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六

后與大明臨國文正公對策書卷第十六

肅忠愛之精忠所贊

丙申中谷本平際章公問言

職幸慈言一辭受轉萬始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七

表

為龐相公讓明堂加恩第一表

辰采合宮用成於盛禮推恩列位首冒於徽章內省

空踈交深震慄中謝伏念臣出於單族素乏異能遭

會聖辰襲承義訓有隨羣士齒列具僚如更郡縣之

勞遂玷閨臺之美雖慕盡公之節力自拔摩迄無高

眾之名可容稱道頃由邊瑣進貳樞庭復叅丞弼之

司旋總幾微之務固已任踰才表榮出望涯十七物

之珍羞居軫厚賜三百困之重祿坐愧素餐雖僂僂

以自安常忸怩而內訟屬國家講求闕典祇紹明禮
幸千載之親逢叨一時之榮觀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天衷廣覆聖道兼容不專享於神休俾下覃於朝衆
謂臣職當扈蹕禮與執膳曲矜孱陋之蹤猥被殊尤
之澤位列元功之次邑增真食之封事與志違名非
德稱備如臨谷憂其履冰豈可忽非據之災安無勞
之賞俾衆庶有假人之議致朝廷蒙含垢之羞熟自
省循誠難膺克伏望俯矜危款曲軫睿慈特寢不貲
之恩以全無似之質露誠獲允受賜益深

第二表

愚表上列冀寢於殊恩睿志莫回必申於前命征營
無措兢戰失圖中謝伏以陟配總章昔王之盛節追
嚴廟祔前載之美談唐虞著五府之文商周增重屋之
制久茲曠絕未暇修明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祇若天
常寅恭祭典謂五精之氣不可久契於神歡三祖之
靈不可弗親於宗祀若稽古訓瘠發聖謨昆侖放玉
帶之圖路寢采康成之儀八牕四戶屬象相依萬舞
九成聲明具在臣謬居機近忝助裸將庀徒護法駕之
嚴務重託屬車之末奉汶上肅雝之慶無同南留滯
之嗟其在蠢愚固為榮幸不可復妄膺高位叨竊寵

名况七萃有暴露之勞百司有供億之費欲加之賞
宜用為先臣祿秩已豐勤劬至篤豈可復膺褒進以
重愆尤伏惟天鑒崇高下垂燭察物誠精至庶獲感通

為龐相公謝明堂禮成轉官表

叨榮過厚揣分非宜制命益嚴懇辭不獲中謝伏念
臣顛愚無術孤陋寡徒起家衡茅致位機近此皆出
於天幸斷自宸知非才伎過絕於人豈朋援陰為之
地是以每循涯知止以寵為憂獲一官若負譴訶進
一位若懷疾苦非敢厭薄高爵希慕虛名誠以居三
府之崇贊萬機之大久留不去妨廢實多况祿厚者

衆之所趨勢尤者人之所疾不獨力綿任重失職是
虞亦將智淺跡單處躬可畏方自謀於遜避以深遠
於譏嫌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濬發清衷述修盛
禮合祛天地之祀嚴配祖宗之靈茂典既成鴻私勞
洽謂臣屬當扈從與在駿奔疇其執事之勞均以受
釐之慶遷地官之亞列增帝傳之寵名悉非庸虛所
能堪稱是用力陳危款冀寢殊恩葵藿之心徒自傾
而無隱雨露之澤非已降而可收雖祇徇於詔文實
內軌於靈府敢不益堅苦節愈厲樸忠當官而行蹈
水火而無避惟力是視竭筋骨以為朝

為文相公謝賜神道碑文表

命發宸庭文成禁署澤加存歿榮動邇遐中謝竊以
金石之傳久而彌茂風樹之感貴而自悲諒知為子
之心咸有顯親之願伏念先臣策名休運接武辨朝
陳力當官服勤沒齒臣荷析薪之業紹作室之功雖
資性甚愚曾無肖似而義方未墜少追謹尤伏遇尊
號皇帝陛下過聽菲才遽加大任真彼官師之首列
於丞弼之司非藉世榮曷膺國寵頃以歲時得卜宅
兆圖新將論譔於豐碑用表章於大隧豈意睿明曲
昭優渥沓臻紉彼神翰揭諸螭首仍詔代言之職直

書傳信之辭著琬琰以無忘與松楸而並列聲光不
朽永蒙庇於昆孫精爽有知替拜嘉於幽壤荷恩益
腆撫已知輕且身體髮膚皆仰資於顧復而股肱心
膂敢有愛於生成未識津涯徒知涕泗

為文相公求退第二表

臣省躬甚明揣分已熟非敢外飾以邀上知天恩留
連未見識察物意專慙期於感通中謝伏念臣本以
諸生親逢盛世行能無出於萃類學術不際於幾微
所期解常布之衣霑斗石之祿竭簿領之效免耕稼
之勤安敢企踵帝庭許身王佐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嘉其木訥亮以孤忠課於遜小之功粗能稱百役以
煩縵之事不至敗官乃謂榱桷之才可勝棟楹之任
錡釜之器足兼鼎鼐之容遠自西州驟叨重柄躋密
地則不踰中宿參大政則曾未暮年遽越等夷直登
佐弼靜言遭際熟察基緣寧左右先爲之容豈朋援
陰爲之地莫非睿鑒特振寒蹤雖以草木之微猶知
雨露之澤况於有識詎敢忘恩豈欲違去旒宸之前
遠離闕庭之外棄萬鍾之秩辭四輔之崇顧以義不
可留情有所迫大易存履餗之戒詩人著在梁之譏
任重難勝位高多懼雖人主含貸未賜於譴訶有司
因循不加於繩治臣敢不捫心自愧顧影知非乘疵
吝之未形保名迹而先退必使愆尤增積謗讟流聞
致陛下失終始之仁愚臣受遠邇之責非止謀身之
過抑亦負國之深是用寢食震驚夙宵慄慄視金章
於芒刺等黃閣於焦原苟未去身何能歉志伏望燭
臨危款矜恤苦言聽避位於上司得保躬於散地博
求雋傑光輔休明則臣俯就下陳若獲九遷之喜出
居外職無殊三接之榮干冒冕旒不勝惓惓之至

爲龐相公讓官表

恩出非常位遷不次內循空薄交集震驚中謝臣識昧

疏通學非殫洽依憑時會叨假國靈荐更要劇之權
遂躋通顯之地陪侍帷幄參與機衡雖盡股肱之勞
不遺餘力訖無毫髮之效克厭衆心居常自思敢忘內
訟方且俟清問之燕竭悃款之私力辭宥密之聯退祈
冗散之秩庶追官責少息人言豈期忘願未從寵光愈
峻遽以朽疎之質猥當佑弼之司承命以還措躬無所
竊以緝熙帝術寅亮國成翼戴萬機統和三極得人則
羣生蒙福失職則百度乖方詎可妄居豈容豈授臣
雖欲冒榮不顧懷祿苟安儻衆庶責望之深誠朝廷
倚毗之失是用夙宵愧慙寤寐兢憂不知列鼎之榮悅

若臨淵之懼伏望尊號皇帝陛下俯從危款曲照孤
蹤矜其驅策之勤爲日已久察其避讓之固於心不欺
俾祇服於舊官特寢除於新命旁求雋德式副輿情
爲龐相公再讓宰相表

需奏仰陳翼安於涯分綸言俯及未照於悃誠踏地
載驚履冰逾畏中謝臣聞量能授職者人主之通術
陳力就列者臣下之令圖義或此違治何由立臣是
以退居深念申旦伏思竊惟佑弼之崇寔繫安平之
本總領衆職鎮撫四夷下遂萬物之宜上序三光之
統凡將圖任豈易輕言至若黃霸循良朱博銳敏始

爲郡守皆號能臣暨陟宰司遂隳盛譽或受嗤於鵠
雀或召咎於鼓妖豈前智而後愚蓋任盈而量溢况
臣空薄詎敢擬倫必欲使用不違才舉無敗事則莫
若委之藩服俾敷寬大之條寘以邊方得奉綏懷之
略庶幾展效不敢憚勤儻以服役有年居官無過不
欲損之草莽尚將留彼闕庭則願且守故棲未遷佗
職私自寧於密地得時望於清光忝幸已深感槩何
極豈敢使巖廊曠位尤品失和竊貪一日之榮不虞
四海之責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曲垂矜恤靡賜忽遺
察底裏之無欺全始終而可保持收渙命俯徇愚衷

少安據蒞之憂尚免在梁之刺內惟懇迫期獲允俞

爲龐相公謝官表

荷恩逾分瀝懇敷言成命莫回愧顏無寄中謝伏念
臣賦能甚薄探道未深習詩禮以爲儒師法令而補
吏適際亨嘉之會誤膺濬哲之知亟陟顯塗存膺煩
使監邊則盡護羣師侍幄則協贊萬微密邇清光訐
謨基命固已任逾器表榮溢望涯居無終日之間少
忘素餐之責何意天恩橫被宸睠曲成猥掄樗液之
才專委棟隆之任靡由階漸遽爾直登冠冊府之華
竇總史臣之善志翻經演法進律加田甫聞出綽之

言殆失措躬之地力陳丹悃仰黷邃旒雖堅不奪之
誠難變已行之令威顏甚適私願莫從俯俛若驚倘
佯自失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用人道廣愛物義
深不求純備之功姑委燮調之職爰從隗始俾奉蕭
規敢不袞飾厥心耀明其志識慮所及不敢顧私筋
力可任期於盡瘁小助緝熙之化仰酬覆燾之仁

爲文相公許州謝上表

避辭公鼎雖弛負擔違離天閣倍深眷戀中謝伏念
臣材非出類識不先幾逢辰休嘉致位通顯謹司斥
候亟守於邊隅虔布教條荐更於方鎮訖無聲迹可

聳傳聞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明燭幽微仁霑䟽遯遽
選掄於選服俾陪貳於中樞曾不浹旬遂參大政未
能周歲爰陟上司念遭際之非常求比倫之蓋寡雖
濱隕越豈謝生成是用杜僥倖之門室竒衰之徑激
揚廉讓抑止浮華苟有利於公家固不爲於私計然
而力非其任智實有涯羣心萬殊理難稱愜衆目環
視動成詆訶紛如鋒矢之衝浩若波濤之沸從之則
懼傷國體違之則立致身殃進退靡違啓居無所屢
以清間之侍力陳退避之誠蓋揣分之甚詳恐敗官
而爲尊貴全終始不蹈顛危陛下察其愚衷必非緣

飾愍其孤迹易致怨憎俾述職於近藩得免譏於尸
祿仍進天官之秩復升殿幄之華禮數甚優恩輝愈
洽脫呂梁之險亟就安瀾去焦原之危更遵夷路非
曲叨於庇佑豈自信於保全惟許昌之輿區乃昆臺之
故壤土毛豐衍民齒夥繁敢不致在拊循勤加訓導
奉承寬大之詔期臻富庶之風少副憂勤茲爲報效

爲滑州張龍圖賀章懿皇后祔廟表

聖心追遠思慕慈親陟配禰宮順成大禮中謝伏以
章獻明肅皇后輔佐先朝敷明陰教導揚末命鎮綏
大業章懿皇后淑紳在躬受天元祉茂育聖神光啓丕

祚而猶分祀闕宮未登太室尊號皇帝陛下濬發孝
思泌情著制采開亢之念典講國家之故事洎選嘉
辰咸升配侑述祖宗之志成母后之尊允所謂道隆列
辟法垂後世禮行於宗廟孝通乎神明日月所照霜露
所墜拱手蹈足小大同之況臣任居藩垣職參臺閣
欣豫之志倍億等夷官守所拘不獲奔詣闕庭稱慶

謝中冬衣襖表

祗荷寵光心顏無措中謝恭惟皇帝陛下皇仁溥洽

衣被九圍軫念初寒寵錫嘉服臣雖無似蒙澤備均
濫承安燠之榮空慙不稱之責無任感恩激切之至

進交趾獻奇獸賦表

嘉祐八年九月初三日

臣光言本月二十五日有詔詣崇政殿觀交州所獻異獸曰麒麟者臣愚不學不足以識異物竊以麟瑞獸也曠世而不可覩其於經有名而無形傳記有形而去聖久遠衆說紛採自非聖人莫能識其直況承學之臣固不能決其是非也臣光中謝竊以王者道盛德至格于神明則有仁獸不召而自至不羈而自馴此其所以爲瑞也今是獸也生於遐荒拘之檻櫝載之方舟輿曳萬里致於闕庭形質詭異不應經傳真僞之間未易究測儻其真也則非自然而來設其

僞也徒爲遠夷所笑殆非所以發揚聖朝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旅獒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臣竊以爲宜延見使者賚之金帛賜以詔書嘉答其意歸其麒麟使復故壤然後登俊傑之才修政若之實使家給人足禮興樂行四夷賓服天瑞自至以遵旅獒之意不亦盛乎臣不勝憤悱謹述交趾獻奇獸賦一篇奉表投進以聞其詞曰交趾國無心

進瞻彼南山詩表

臣光言臣聞天尊地卑道之常也而乾下坤上謂之
泰豈非陽不下陰則無以行其施君不交臣則無以
得其心是以詩人歌頌其君之德多稱飲食既燕之
豐鐘鼓莞磬之樂車服旌旂之盛幣帛錫予之多蓋
以君臣兄弟朋友之際舍此無以相交也雖然人君
不以誠心加之則此四者雖美無益也故鹿鳴曰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彤弓曰我有嘉賓中心既
之此言君臣之恩不由外來也中謝伏見體天法道
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以十二月二十三日
二十七日拜幸天章閣悉召宰輔侍從之臣徧觀瑞

物及先帝御書御集又幸寶文閣親為飛白書并御
墨紙筆以賜羣臣又賦詩命羣臣屬和又幸羣玉殿
置酒作樂比暮而罷其酒醪殺藪羅花金器多出禁
中於二十七日仍面諭羣臣以前日之燕辦於造次
未盡朕心故欲重與卿等為樂今天下方無事毋惜
盡醉以稱朕意是日凡為燕之具又加厚於前其所
以勞徠存撫羣臣莫非出於陛下之志者是以羣臣
膏沐寵光被服德音熏蒸條鬯浹於肌膚淪於骨髓
固不待飲食而先醉飽矣退而詠歌聖德流布四方聞
者無不咨嗟歎息以為陛下之於羣臣可為無負而

羣臣實負陛下多矣苟有可以死於其職補益萬分莫敢愛也中謝竊以羣臣前後受陛下爵位廩祿饗燕賜予固已多矣未有如今日之歡欣感激深厚切至上下如一者其故何哉此非外物豐衍所能致也正由陛下加之誠心而已矣陛下方將推廣此心以被天下至於朝廷之政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無不盡誠以求之臣見四海之內如殿堂之上無不沈酣於茂恩饜飫於盛德矣不勝鼓舞抃蹈之至謹成瞻彼南山詩七章隨表上進文采鄙野不自揣度羞污盛時伏惟陛下察其狂簡而裁其罪罰焉

進古文孝經指解表

嘉祐九年作

臣光言臣聞聖人之德莫加於孝猶江河之有深草木之有本源遠則流大本固則葉繁是以由古及今臣畜四海未有孝不先隆而能宣昭功化者也中謝伏惟

尊號皇帝陛下純孝之性發於自然動靜未為必咨訓典起居出入不忘先烈以為滁州者太祖皇帝所以禽馘姦桀肇開王迹并州者太宗皇帝所以芟夷僭亂混一九圍澶州者真宗皇帝所以攘却貪殘億寧華夏皆大勲懿業威靈所存遂命有司分建原廟圖績聖容躬題扁榜嚴奉之禮備盡恭勤羽衛供帳

率從豐衍茲有以見陛下尊顯祖宗之意無不至矣
經曰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形于四海夫
以陛下天授之資愛敬之志而又念夫百官者祖宗
之百官不可以私非其人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不可
以賞非其功法令者祖宗之法令不可以罰非其罪
御名之重之益自儆戒如是則爲無不成求無不給榮
名之彰炳如日月基緒之固巍如泰山黎民乂安四
夷懷服草木禽魚靡不茂豫此誠孝德之極致也臣
愚幸得補文館之缺以經史爲職竊觀祕閣所藏古
文孝經先秦舊書傳注遺逸孤學堙微不絕如綫是
敢不自揆量妄以所聞爲之指解雖才識褊淺無能
發明庶幾因聖人之言得少闕省覽則冀土之臣榮
願足矣其古文孝經指解一卷謹隨表奉進以聞

進通志表

臣光言臣聞治亂之原古今同體載在方冊不可不

思中謝臣少好史學病其煩冗常欲刪取其要爲編

年一書力薄道悠久而未就今茲伏遇皇帝陛下丕

承基緒留意藝文開延儒臣講求古訓臣有先所述

通志八卷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盡秦二世三年史

記之外參以佗書於七國興亡之迹大略可見文理

迂疏無足觀來不敢自匿謹繕寫隨表上進

謝二股河北流已閉賜獎諭勅書并對衣金

帶鞍轡馬表

聖言優渥寵錫便蕃顧循無勞何以堪稱中謝竊以

去秋積雨河決棗強朝廷憂勞憫茲昏墊臣祇奉明

詔相視所詢采衆言聞達天聽捨短收長率由聖志

處決利害昭晰如神今流勢東折徑趨渤海恩冀西

北公私安堵斯皆上帝儲休明主獨斷勞心建策則有

當官之人勦力奏功則有執役之士臣進無運籌之智

退無負薪之勤曾何施爲膺茲賚辭之則涉於僞慢

受之則寔爲尸素有醜面目無地自容臣性雖頑愚

靈於草木蒙被天地敢忘報效唯期竭忠庶禪萬一

賀皇子降生表

伏以熊羆之兆載於詩雅弓韜之祥著諸典禮蓋以

保育黎元莫茲爲大本支旣茂基祚益安是故百男

昌而周興五宗強而漢熾隆替之源古今一揆中謝

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純孝奉先遠猷垂世錫類之祉

又屬羣心皇穹降休誕啓茂緒蓬矢遵吉牢脩具儀

斯寔宗廟眷佑之靈衆庶無彊之福窮河際海聲教

所霑儻曰有心率知相慶况臣職叨近署位備列藩

竊聆嘉喜奚勝踊躍官守有繫阻遠闕庭臣無任瞻
天望聖蹈舞屏營足至

賀皇子所建節表

封建本支光隆基祚王室增維城之固萬方有磐石
之安中謝恭惟皇帝陛下仁被海寓道合天表膺受
純禧誕錫允冒乎古昔之令典考今茲之盛務爰立
藩邸恢建宏規假即秉鉞習以戎律赤舄袞衣崇其
儀望苴茅胙土訓以政治明尊尚親資忠移孝一舉
而善衆美具該斯寔堂太上御名之遠謀黎民之隆福也臣
述職外方傳聞嘉喜不勝抃蹈激切之至

謝賜資治通鑑序表

臣先言伏蒙聖恩令臣讀所脩資治通鑑仍面賜御
製御書序一篇者臣性識駑鈍與商空淺偶自幼齡粗
涉羣史常欲棄去蕪雜發揮精雋窮探治亂之迹上
助聖明之鑒功大力薄任重道悠徒懷寸心行將白
首伏遇先皇帝若稽古道博采微言俾撫舊聞遂伸
微志尚方紙墨分於奏御之餘內閣圖書從其假借
之便未遑汗簡已泣遺弓陛下祇服駮命丕承先烈
臣以屬橐有緒不可不成受詔所為不敢不上銓次
無法抵牾實多仰汚覽觀伏湏罪戾豈謂皇帝陛下

故其在簡賞其專勤思所以旌異於他書焜燿於羣
下特發殊恩不用常例屬當勸講之始俾參經史之
末迨此清間命之進讀而又序其本原冠於篇帙發
言爲典肆筆成書炳蔚互變如虎豹之明灑噩無淫
逾商周之盛况復褒貶是非古人有所未至造端立
意愚臣不能自言陛下賜指陳渙然冰釋至於博
而得其要簡而周於事典刑之總會冊牘之淵林臣
實何人克堪此語若乃嘉文宣以作則授正觀而爲
師茲實生民之福豈伊微臣之幸中謝竊以周之南
董漢之遷固皆惟尚一時播美千載未有親屈帝文

特紆宸翰曲蒙獎飾大振輝光如臣樸樾小才固非
先賢之比便蕃茂澤獨專後世之榮退自揣循始無
容措遂使螢燐末照依日月以永存草木常名附天
地而不朽臣不任懇款之至

知永興軍謝上表

荷恩至重任責尤深循撫吏民敷宣詔令中謝臣識
慮闇淺規爲闕踈唯知愚忠屢貢狂直奉事三世操
守一心間以齒髮寢衰疾疹交集曾靡論思之效又
汚侍從之班旣無補於本朝祈自安於散地不圖睿
澤更委名都雖要重之權自知不稱而煩劇之地難

以固辭受命以還措躬無所竭來就道甫爾到官惟
此咸秦昔為畿甸山川秀美土地膏腴論其平時誠
為樂土在於今日適值凶年經夏亢陽苗青乾而不
秀涉秋淫雨穗腐黑而無收廩食一空家乏蓋歲之
粟襁負相屬道有流離之人老弱懷溝壑之憂姦猾
蓄菴蒲之志正宜安靜不可動搖譬諸烹魚勿煩擾
則免於糜爛如彼種木任生殖則自然蕃滋謹當策
勵疲駑彫磨朽鈍智力所及勤瘁無辭雖復失位危
身終不病民負國庶幾小補用答太恩臣無任戴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遺表

元豐五年秋吾苦語滯疑為中風之候
志朝夕疾作卒然不救乃豫作遺表自
書之常置卧內俟且死以授范堯夫范夢
得使上之八月三日宮車晏駕此表
無用留以示子孫欲使
知吾事君區區之心耳

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但以性識愚戆不合聖心是
以比年以來屏居杜口不敢復言今衰疾日侵將填
溝壑敢以平生忠懇一達天聰庶幾陛下知臣無求
於朝廷而未嘗忘國家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天縱
睿哲燭物精敏踐祚以來銳志求治圖任奇傑恢張
洪業得王安石委而信之不復疑貳聽其言從其計
人有沮毀之者責而逐之雖周成王之信周公齊桓

公之任管仲燕昭王之倚樂毅蜀先主之託諸葛亮
殆無以及斯乃不世出之英主曠千載而難逢者也
不幸所委不得其人安石既愚且悞不知擇祖宗之
令典合天下之嘉謀以啓迪聰明佐佑丕烈乃足已
自是謂古今之人皆莫已如有人與之同則喜與之
異則怒喜則數年之間援引登青雲怒則黜逐擯斥
終身沈草萊凡人之情誰不喜富貴而畏刑禍於是
忠直遠屏姦諛競進爲之腹心羽翼以干祿徼利遂
使中外權要之任非其黨與不得處也深疾諫者過
於仇讎嚴禁誹謗甚於盜賊然後逞其宵臆變亂舊

章興害除利捨是取非其尤病民傷國者略舉四條
其一曰青苗錢分命使者誘以重賞強散息錢膠民
求利取新償舊負債歲多官守空簿實無所獲貨重
物輕公私兩困其二曰免役錢縱富彊應役之人使
家居自逸征貧弱不役之戶使流離轉死凡農家所
有不過穀帛與力自古賦役無出三者今皆不取專
責以錢錢非私家所鑄要湏貿易外求豐歲穀賤已
自傷農又迫於期限不得半價盡糶所收未能充數
家之糶糧不暇更留若值凶年則又無穀可糶人人
賣田無往可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南薪來年生計

安敢復議用此雇浮浪之人以供百役使緩則爲姦
急則逃竄處事若此豈非倒置其三曰保甲自唐虞
長征之兵賦農民穀帛以給其衣糧農固已困矣今
穀帛稅如故又使捨耕桑事戰陳一身二任民何以
堪又罷巡檢兵士及尉司弓手皆易以保甲半月一
代彼畎畝之民尚未能操弓挾矢已復代去用此擒
盜不亦難乎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爲生是驅民爲盜
也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爲盜也又撤去捕
盜之人是縱民爲盜也謀國如此果爲利乎四曰市
易遣吏坐列販賣與細民爭利不至菜果油麵駟僧

所得皆攫而奪之使道路怨嗟遠近羞笑商旅不行
酒稅虧損奪彼與此得少失多又稱貸於民恣其所
取使無賴子弟得醉飽之資在家父兄受督責之苦
傾貲破產十有五六凡此四者皆逆人情違物理天
下非之莫之肯從安石乃以峻法驅之彼十惡盜賊
累更赦令猶得寬除獨遺新法者不以赦降去官原免
是其所犯重於十惡盜賊也安石苟欲遂其狠心無
顧治體此其厲階至今爲梗也又有姦詐之臣如种
諤薛向王韶李憲王中正之徒行險徼幸懷諛罔上
輕動干戈妄擾蠻夷夫兵者國之大事廢興存亡於

是乎在而誥等苟營一身之官賞不顧百姓之死亡
國家之利病輕慮淺謀發於造次深入自潰僅同兒
戲使兵夫數十萬暴骸於曠野資仗臣億弃捐於異
域昔王恢爲馬邑之謀單于覺之遁去時漢軍無所
失亡但無功耳武帝猶以爲不誅恢無以謝天下今
潰敗失亡狼籍如此而建議行師之人晏然曾無愧
畏或更蒙寵任竊見國家至仁重惜人命諸州論囚
有法應流而誤入死者舉州官吏皆坐停廢奈何使
數十萬人無罪就死反無所坐乎此所以使狂躁貪
冒之人競爲嘗試之說而無所懲艾者也若舉事屢

如此其於國家豈可不憂乎臣聞堂上不埒則郊草
不瞻曠芸是以古聖王之治天下必先內而後外安
近以服遠故書曰帝乃誕敷文德七旬有苗格詩云
王猷允塞徐方旣來下至齊桓晉文亦先富教其民
然後用之陛下何不視今日朝廷之政治何如羣臣
之智能何如百姓之富樂何如士卒之精銳何如乃
遽從事於四夷也臣所惜者以陛下之聖明不師虞
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漢武之所爲借使能踰葱嶺
絕大漠虜臯蘭焚龍庭又何足貴哉自古人主喜於
用兵疲弊百姓致內盜盜起或外寇覬覦者多矣申

屠剛曰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必若待四方糜沸如秦漢隋唐之季然後悔之固已晚矣夫諫爭之臣人主之耳目也安可一日無之書曰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設有人閉目塞耳跣而疾趨前遇險阻安有不顛躓者哉臣竊見十年以來天下以言爲諱大臣偷安於祿位小臣苟免於罪反閭閻之民憔悴困窮無所控告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爲寒心人無賢愚貴賤莫不知之而訖無一人敢發口言者陛下深居九重徒日聞諛臣之言以爲天下家給人足太平之功十已八九成矣臣是以不勝憤懣爲陛下忍死言之庶幾陛下覽其垂盡之辭察其願忠之志廓然發日月之明毅然奮乾剛之斷悔既往之失收將來之福登進忠直黜遠佞邪審黃髮之可任寤譎言之難信罷苗役廢保甲以寬農民除市易絕稱貸以惠工商斥退聚斂之臣褻顯循良之吏禁約邊將不使貪功而危國制抑近習不使握兵而兆亂除苛察之法以隆易簡之政變刻薄之俗以復敦樸之化使衆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臣不勝瞻天戀聖之至

慰太皇太后上仙表

臣今月二十三日蒙西京宣示二十日太皇太后遺
誥者旻天降禍仙馭上賓奉訃哀惶罔知所措伏以
太皇太后作配仁祖聽政英朝洪基所以固安景命
由其保佑風化形於海內德澤結於民心宜永享東
朝之尊長膺天下之養而中壽未至大期有終哀纏
兩宮痛浹萬宇恭惟皇帝陛下孝心罔極號慕難居
瞻內寢以如存追慈顏而靡及伏望上為宗廟之重
下庇烝民之生少抑聖情俯就中制臣忝列侍不獲
奔赴闕庭瞻望宸極

謝提舉崇福宮表

臣光言伏奉勅命宜令再任提舉西京崇福宮者囊
奏上陳始虞報罷黠聰垂德亟沐頒恩祇荷寬優伏
增兢悸伏念臣器非適用學不知方被過三朝忝塵
二禁紆天光之顧問侍經席之從容亦嘗委總憲司
訖無報稱擢陪樞府不敢叨居剖竹雍都茂聞於治
效分臺洛邑幸養於沉痾仍再領於祠庭遂十更於
歲籥頃自受命先帝俾刊舊聞逮陛下之續圖發德
音而繼至而臣攜橐在外奏篇未經蓋簡冊之浩繁
致歲時之淹久雖官守無事慙四體之不勤而史學

細書實寸陰之是惜懼先溝壑以負恩私又去班行顧其佗而無補坐糜祿廩嘗自訟而靡違尚或無厭復求自便輒披私懇輕冒宸嚴豈謂皇帝陛下大德包荒至明燭遠罔責再三之瀆曲垂開可之私蓋特出於異恩故不拘於畫法乾坤至大雖萬物比目遂其生雨露新霑或一夫獨被其澤惟顓愚之無狀容僥倖以茲多臣敢不深戒宴安祇勤夙夜畢精撰述圖報生成

進資治通鑑表

臣光言先奉勅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又奉聖旨賜名其治通鑑今已了畢者伏念臣性識愚魯學術荒踈凡百事爲皆出人下獨於前史粗嘗盡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厭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徧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揆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繫生民休戚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爲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私家力薄無由可成伏遇英宗皇帝資睿睿智之性敷文明之治思歷覽古事用恢張大猷爰詔下臣俾之編集臣夙昔所願一朝獲伸踊躍奉承惟懼不稱先帝仍命自選辟官屬於崇文院置局許借

龍圖天章閣三館秘閣書籍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以內臣爲承受眷遇之榮近臣莫及不幸書未進御先帝違弃羣臣陛下紹膺大統欽承先志寵以冠序錫之嘉名每開經筵常令進讀臣雖頑愚荷兩朝知待如此甚厚隕身喪元未足報塞苟智力所及豈敢有遺會差知永興軍以衰疾不任治劇乞就冗官陛下俯從所欲曲賜容養差判西京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嵩山崇福宮前後六任仍聽以書局自隨給之祿秩不責職業臣旣無佗事得以研精極慮窮竭所有日力不足繼之以夜徧閱舊史旁

采小說簡牘盈積浩如煙海抉摛幽隱校計毫釐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脩成二百九十四卷又略舉事目年經國緯以備檢尋爲目錄三十卷又參考羣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合三百五十四卷自治平開局迄今始成歲月淹久其間牴牾不敢自保罪負之重固無所逃中謝重念臣遠離闕庭十有五年雖身處于外區區之心朝夕寤寐何嘗不在陛下之左右顧以驚寒無施而可是以專事訟掣用酬大恩庶竭涓塵少裨海嶽臣今筋骸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

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伏望陛下寬其忘
作之誅察其願忠之意以清問之燕時賜省覽監前
世之興衰考當今之得失嘉善矜惡取是捨非足以
懋稽古之盛德躋無前之至治俾四海羣生成蒙其
福則臣雖委骨九泉志願永畢矣

賀立皇太子表

臣光言伏觀制書節文皇太子延安郡王傭可立為
皇太子仍賜名煦者主器惟長立邦家之基錫命以
時為社稷之福冲謝竊以天意與子人情愛親三王
以來百世不易伏惟皇帝陛下光紹前烈濬發遠猷

仰尊宗廟之嚴俯眷烝民之重寵建上嗣誕告多方
萬日照布於重光震雷何啻於百里封畛之內聲教
所覃凡有識知孰不鼓舞况臣叨居近列夙受大恩
喜聞徽音遠踰庶品

元豐八年三月奔國魯太皇太后遣入內供

奉官梁惟簡宣諭

邦家不幸大行升遐嗣君冲幼同攝國政公歷事累
朝忠亮顯著毋惜奏章贊予不逮

謝宣諭表

元豐八年三月
二十三日

臣光言今月二十二日入內供奉官梁惟簡傳太皇

太后陛下宣諭以臣歷事累朝令毋惜奏章者中謝
臣文學政事一無所長蒙仁宗皇帝擢實侍臣英宗
皇帝引爲學士大行皇帝初登宸極召入翰林繼處
憲臺又承人之乏俾貳樞府臣荷累聖大恩無以爲報
惟竭蠢愚時進狂瞽祇知推誠不識忌諱每荷矜容
未嘗譴黜屬者大行皇帝遘疾彌留深惟萬幾之重
請陛下權同處分上天降禍奄及大故陛下建立聖
嗣綏寧中外民物咸若神祇協從此皆陛下之淵謀
羣生之厚幸臣以進懷先帝盛德奔赴闕庭上欲一
望梓宮少展臣子之哀誠即退歸洛邑復就冗官不
意陛下過有聽采特降中使曲加獎飾待以耆舊許
之盡言臣聞商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
聖臣不命其承陛下實有聖德知所先務聽政之初
首開言路臣本何人齒髮衰朽精力昏耗有何才識
克堪茲任但冀天下之士由此識陛下之心嘉言響
應正論輻湊民間疾苦何患不聞國家紀綱何患不
治斯乃宗廟社稷之靈四海羣生之福豈伊微臣獨
爲慶幸

謝門下侍郎表

臣光言近上表辭免新除門下侍郎恩命伏奉批答

不允者毋慈臨御嗣聖亮陰登進弼臣眷求舊物才
非稱任辭不獲從中謝伏念臣出自諸生幸承素業
守泥古之朴學乏經世之遠猷遠事仁皇備負諫省
容逆鱗之愚直無補袞之嘉謀會英祖之纂承進河
圖之近密最膺異禮深亮孤忠及先皇即政之初被
內相代言之命委司天憲擢貳樞鈞終獲遂於懇辭
蓋曲成於志守而臣涓埃罔效精力早衰出守無能
分臺得請留連祠館荏苒歲華不圖仙駕之升永絕
清光之望伏遇皇帝陛下丕承洪緒寅御中區訪落
之謀亟先於羣辟賜還之詔屢出於中宸起於林壑

之中處以廟堂之上矧今始初政事綏靖邦家四方
魁首以向風萬姓傾心而聽上斯乃君臣儆懼之日
宗社安危之機必得非常之才以濟維新之治臣避
命弗獲居寵爲憂謹當承元首之明竭股肱之力庶
圖薄效仰答鴻私臣無任戴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上皇帝謝賜生日禮物表

臣光言伏蒙聖恩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麵羊
酒者使車傳命宸檢頒恩乃眷微生特推異數中謝
伏念臣本由孤進歷事先朝屬睿哲之統臨承贊襄
之乏使無嘉謀之云補有素食之深識適當生育之

衣倍切劬勞之感累茵列鼎思負米以難追立身揚
口在顯親而何有敢煩君賜下逮家庭雖邦禮之有
而在臣愚而曷稱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寵優近列仁
羣生隆餼廩之多儀廣雲天之麗澤先事後得顧
錫與之榮移孝爲忠誓竭糜捐之節

上太皇太后謝賜生日禮物表

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生日特降詔書賜臣米麵羊
者至仁垂眷多物分頒拜賜惟優汗顏有覩中謝
念臣器能淺陋術學迂踈仰膺簡注之隆進備弼
之職適及始生之旦復叨厚下之恩及養無因感

劬勞於茲日致禮有秩蒙慶澤以自天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坤厚兼容毋慈廣被重近司之責任推
異數以勸官特加餼廩之儀以示寵光之渥所生無
忝敢忘夙夜之勤來事可爲益圖忠義之報

上皇帝辭免正議大夫表

臣光言伏奉制命特授臣正議大夫者中天霈澤近
輔書勞亦及固功豈宜虛受中謝伏念臣素無佗技
唯繫孤忠誤蒙累聖之知寢服近僚之列頃因人之
進貳宰司先帝審訓羣臣靡預誓言之末陛下嗣膺
大寶曾無翊戴之勤豈弗畏於名言詎敢當於懋寵

矧乃方任人而立政惟即命以記功將深戒於官師
宜先從於近始伏望皇帝陛下名御司名器申勸臣鄰
收出綽之過恩亮循墻之愚懇爵惟馭貴免上累於
至公賞必及勞蓋率由於舊典

上太皇太后辭免正議大夫表

仁惟圖舊賞貴及勞義所當辭情難冒處中謝伏念
臣早緣末學被遇累朝之稽古之令猷無致居之遠
業入陪經惺父親日月之光出頌祠宮實荷雲天之
庇會慈哀之御極登嗣聖以承祧徒膺之使之求進
預同寅之列屬寵褒於近弼特序進於文階願無橫

幸之勤均被出綸之渥輿情共骸內忝靡遑伏望太
皇太后陛下洪造聽卑至明燭隱御守馭臣之柄無
輕出器之名昭示大公輟已行之成命少安愚分息
被已之深譏

上皇帝謝轉正議大夫表

臣先言伏奉告命授臣正議大夫上表辭免奉批答
不允仍斷來章者高明繼照允澤旁流祇受已還震
惶無措中謝臣聞以資詔爵則民與忠誼砥功為賞
則不絕覬覦故德盛者其位隆力勤者其報厚勸沮
斯在授受靡虛伏念臣學不適時才非經世謬塵近

列最後諸臣辱體貌之兼隆竭股肱而無補屬舉懋
官之典咸疇衛上之方績用茂聞褒章誤及雖危誠
之備列終成命之莫回居寵無名在顏有覲此蓋伏
遇皇帝陛下馭臣惟禮厚下以仁優其進等之恩責
以致身之節乾坤至大均覆載以不遺日月無私委
照臨而盡及永圖報塞唯哲庶指

上太皇太后謝轉正議大夫表

明綸誤及渙汗難收弗獲懇辭終慙冒處中謝伏念
臣自陪機政無補聖猷雖夙夜以自強惟事功之匪
立每流年之是惜加衰疾之所嬰敢以瘵官復當懋

賞是以歷陳故實備述悃誠荐奉詔音兩紆使節對
天威之咫尺煩睿訓之丁寧循走無從強顏祇受此
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至仁勤施大德兼容推均一
於鳩鳩昭忠厚於行葦體乾坤之覆育品物不遺並
日月以照臨光明下濟誓殫駑力仰答鴻恩

謝起居減拜表

臣光言伏准門門告報今月十四日內降以臣與呂
公著近各推恩轉官所有將來正謝特令兩拜起居
餘免舞蹈仍於執政官班次後別作一班及自今後
凡遇前殿應干大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起居

恩出非常禮加異數優假太過慙負愈深中謝臣猥
以瑣才預聞機政去春以後疾疹屢生入冬以來飲
食漸少迨茲歲序之首頓覺筋力之衰拜起絕艱朝
請始廢內惟思紀之重天地所不能踰退思績效之
微絲毫未嘗有立欲避位則爲罪益大欲就列則強
力不前朝夕爲衆目所觀啓處無措躬之地敢謂皇
帝陛下太皇太后陛下仁霑枯朽明燭幽微特虧著
定之儀曲遂形骸之便臣詢諸故老或謂有舊章然
彼皆位躋宰輔之崇德著耆明之美豈臣么麼所敢
比方欲辭則實所不支欲受則自知非分踧踖心悸
戰兢汗流惟仰賴於龍膏冀有瘳於藥物病庶遂已
禮得如初期於竭忠不敢愛死

奏禱王安石表

熙寧三年御史中丞光等累次全臺上疏叅知政事
王安石不合妄生姦詐熒惑聖聰及公亮等各務依
違未曾辨正乞明其罪不蒙施行竊以易喻履霜示
爲君制臣之術書戒作福明凶國害家之常易書之
義其知幾乎君子見幾不俟終日是以自古君無過
失而臣不姦欺蓋知其幾而遏其端也伏願陛下即
位以來日御一日開過則喜從諫如流四方翹企以

望太平萬俗謳謠而陶美化其以用安石為相斯見
陛下焦中心而來治急先務以濟時者也而安石備
政府必當輔國以伊周之道致時為堯舜之民發政
施仁俾合輿意而安石首倡邪術欲生亂階違法易
常輕革朝典學非言偽王制所誅非曰良臣是為民
賊而又牽合衰世文飾姦言徒有嗇夫之辨談拒塞
爭臣之正論加以朋黨鱗集親舊星攢式備近畿或
君重任窺伺神器專制福威人心動搖天下驚骸苟
陛下不遏其端則安石為禍不小夫書易之戒正急
於斯且陛下以安石有師保之尊故舊之恩憫為相

使預政事昔漢尊相榮從聞設凡燕貴鄒衍惟見
築宮豈有俾君顯重而妄使改為若不正其罪惡亦
難以順乎衆意臣職居御史身為諫官非不能希意
苟合以求寵榮蓋以友君朝者當勵已以去邪食君
祿者必輕身而為國臣之與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
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是以屢犯天顏輒陳狂瞽心
既為國寧復愛身苟今日蒙鈇鉞之誅勝異日死賊
臣之手伏願陛下獨奮乾剛專行夫決一遵祖憲無
用邪謀誅逐亂臣延納正士上以順皇太后之意下
以慰億兆人之心則臣等退就誅戮亦所甘心

謝賜銀絹表

臣光言伏蒙聖慈以臣編脩百官年表成書特降詔
獎諭仍賜臣銀一百兩絹一百匹者奏篇甫上褒詔
爰頒荷寵若驚省躬無措中謝伏念臣淺才末學庸
識卑辭久塵侍從之班曾乏猷為之補頃膺睿旨俾
纂舊章恭惟祖宗創業垂統之難邦國立政任官之
要必表年而紀月可鑒古以驗今略舉宏綱庶存成
式淹留累歲銓次終篇仰稽乙夜之觀方虞曠職之咎
豈期溫詔發自淵衷錫外府之兼金加立園之賁帛
載惟虛受弥切覲顏此蓋皇帝陛下順考百王丕承
列聖剛健而篤學緝熙於光明眷執簡之微勤形贊
書之重獎寵踰華袞旣稽首以拜嘉賜厚百朋實無
功而冒賞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七

司馬太師溫公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八

章奏一

論兩浙不宜添置弓手狀

先公知抗州為作

臣竊觀兩浙一路與佗路不同臣謹條列添置弓手不便事件如左伏惟聖恩省察少加詳擇焉當今西戎梗邊三方皆聳人心易動當務安之一旦異常詔書大加調發探甲執兵學習戰陳置指揮使節級等名目頗似軍法以為欲倣河北陝西沿邊兵謂國家以權計點之假名捕盜漸欲收為卒伍戍守邊防吳人輕怯易惑難曉道聽塗說眾情鼎沸至欲毀

捐生竄匿山澤臣雖明加告諭嚴行止約愚民無知不可戶說誠恐差點之後搖動生憂其不可一也吳越素不習兵以故常少盜賊不過聚結朋黨私販茶鹽時遇官司徃徃鬪敵在於兩浙最爲劇賊然皆權時利合事訖則散不能久相屯結又無銛利兵器止偷商稅不敢剽掠平人近年以來雖亦頗有強盜然比諸內地要自稀疎今避差點者若竄匿無歸必列爲寇加以弓矢刀鋸之類許其私置自今以後賊盜必多及私販茶鹽之徒皆有利兵抗拒吏士益難擒討積微至著漸不可久其不可二也姦吏貪饕惟利

是務不畏法令不顧公議幸得因緣惟喜多事今計杭州管界當差若干人他州比卒大凡有幾縣胥里長於茲相慶民旣憂愁而又脅之煩苦不安而又擾之所規自潤豈顧其外雖朝廷重爲懲禁特倍常科長吏勞心不能悉察厚利所誘死亦冒之加以版籍差誤戶口異同毫釐不當互相告決追呼無時獄訟不歇則民未暇爲公上給役而先困於貪吏之誅求矣此之極擾勢不能免其不可三也民皆生長畎畝天性慤愚所知不過播種之法所識不過耒耜之器加之吳人鴛弱天下所知一旦使棄其所工學所不

能徒煩教調終無所成就其有成不堪施用則是虛
有煩費而與不添置無異其不可四也吳子壽夢以
前世服於楚自申公巫臣得罪于楚逃奔于晉為晉
聘吳教之乘車教之戰陳其後楚人戎車歲為早朝
晏罷奔命不息以至吳亡自是以來號稱輕狡遠則
劉渾近至錢鏐其間承風倔强無數豈唯其人之跋
扈亦由習俗之樂亂也幸賴祖宗之馴致陛下之敦
化至德之醲淪於骨髓暴亂之風移變無迹此皆上
天降祐前世所不能庶幾者也今忽無故黷玩威稜
狎侮危事示以逆德弄之凶器生姦回之心啓禍患

之兆臣恐以久非國家之至使所以萬全而無害其
不可五也方今兩浙雖水旱稍愆未至流殍閭閻無
事盜賊不添縱使有之舊來吏士隨發擒討甚有餘
力不假更求正恐平居與役有害無益而已臣職忝
密近官備藩方不敢默默理須上列伏望陛下特令
兩浙一路更不添置或以事湏過防舊人太少則乞
只依近降勅命量加添補更不立指揮使等名目闕
習諸事一如舊規貴得衆情大安別無生事

為孫太博乞免廣南轉運判官狀
臣昨自滑州簽判就除本州通判未及半歲今又蒙

恩授前件差遣於臣忝冒寔踰涯分供命陳力豈宜
復辭嚮若止臣一身崎嶇困苦雖更遠役靡不甘心
敢以微誠輕煩聖聽念臣二親垂白思戀鄉里兩任
滑州去家差近迎侍朝夕徃來如意甘脆供湏頗為
私便一日離側倚閭致念况復貪榮遠從吏道其在
人子何心自安轉運判官國家近置推擇委任務在
得人以臣愚踈恐難堪稱伏惟聖慈詳求幹敏援以
此職令臣且充滑州通判終滿一任庶得官政無廢
侍養不闕君親之際恩義兩全棄骨殫身竭云補報
論屈野河西修堡狀 嘉祐二年上

竊以爲人臣者事君不避難有罪不逃刑臣先任通
判并州軍州事日准經略司牒差往麟州勾當公事
其屈野河西一帶田土積年以來爲夏虜所侵臣委
曲詢訪本州當職官吏以虜之侵盜爲日已久諭之
以理則不肯退縮逼之以兵則動成戰鬥召之重定
界至則偃蹇不來春種秋穫無有已期如何區處可
以不戰而得所侵之地其本州官吏爲臣言州城之
西臨屈野河自河以西直抵界首五六十里並無堡
障斥堠以此虜得恣耕其田遊騎往往直至城下或
過城東州人不知去歲已於河西置一小堡以處斥

堠之人亦曾申經略司乞於其西增置二堡會今春以
來虜騎屯聚徧滿河西經略司牒令候西又退散別
申取指揮今虜衆盡已退去自州城以西至大橫水
浪爽平數十里間絕無一人一騎若乘此際急於州
西二十里左右增置二堡每堡不過十日可成比至
虜中再行點集此堡已皆有備虜不能爲害如此則
麟州永無侵軼之虞州兵出入有所宿頓堡外先侵
之田虜皆不能耕種臣之愚心亦爲國家固垂屈野
河西田者非少此尺寸之地蓋以虜侵耕至河則麟
州孤危果能成此一堡以爲麟州耳目藩蔽於事誠便

遂歸具以官吏所言白於龐籍籍用臣言即牒麟州
令依前申修築二堡仍令精加探候廣設隄備戒諭
約束莫非丁寧蓋欲乘間急修故不暇取旨俟報但
曾奏知而已不期牒到之後元未興修虜衆已復大
集於五月五日彼處兵官引一千許人夜開城門徑
往屈野河西前無探候後無策應中無部伍但齎酒
食不爲戰備以此逢敵如何不敗遂令所謀之事悉
皆無成此乃諸將恃勇輕敵臨事無備之所致本非
修堡之過况自元昊納款以來麟州修建堡寨及出
兵過屈野河西前後非一雖與虜遇未嘗敗北明知

今日之敗在於無備不在修堡與過河也然臣竊聞
議者乃以龐籍為擅修堡寨引惹邊事臣伏自惟省
本因臣與麟州官吏商量傳道其言達於龐籍籍未
嘗身至河西周知利害皆臣愚戇思慮不熟輕議大
事當伏重誅今乃使議者悉歸咎於龐籍臣豈敢晏
然不言苟求自脫上負聖朝死有餘責臣雖小人義
不忍為伏望陛下察龐籍本心欲為國家保固疆圉
發於忠赤不顧身謀過聽臣言以至於此獨治臣罪
以正典刑雖蹈鼎鑊亦無所恨

論屈野河西修堡第二狀

臣先曾奏陳為麟州修堡事乞獨治臣罪至今未奉
朝旨今竊知龐籍移知青州夏倚等各有責降臣伏
自惟念若朝廷不以修堡為非龐籍等必不受責若
以為非則龐籍先已指揮麟州罷修此堡因臣至彼
見虜其退散方議再修武戡夏倚等雖建此策因臣
至彼傳道其言方得達於龐籍由是言之修堡之事
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今龐籍等先受其責
而臣未蒙譴罰臣實內軫無以自處况臣在并州日
受經略司牒管句本司要重公事龐籍凡處置邊事
未嘗不詢及於臣采用其說臣亦夙夜竭盡愚慮知

無不言庶幾協心裨補國家有萬一之益今乃以智識淺短思慮不精上為朝廷之憂不為龐籍之累若復苟求自脫不即大誅是臣以蕞爾之軀虧國家至平之法罪釁愈重不容於死伏望聖慈察臣前後所陳本宗事理嚴賜誅譴以正刑書臣不勝幸甚

論麥允言給鹵簿狀奉聖旨麥允言有軍功特

昔仲叔于奚有功於衛衛人使之繁纓以朝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二者人主所以保畜其臣而安治其國家不可忽也今允言近習之臣非

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陛下雖欲寵秩其人而適足增其罪累也何則三公之官鼎足承君上應二台鹵簿者所以褒賞元功皆非近習之臣所當得者陛下念允言服勤左右生已極其富貴死有以三事之禮為之送終鼓吹簫鏡炬赫道路是則揚其僭侈之罪使天下側目扼腕而疾之非所以為榮也惟陛下御仲叔于奚之傳垂意孔子之言則知名器之重不可加非其人況唐制羣臣於國立大功者婚葬則給鹵簿餘不在給限伏望陛下追寢前命其麥允言更

不給鹵簿毋使天下之人竊敢指目以爲朝廷過舉
不勝幸甚

乞印行荀子楊子法言狀皇祐二年上

臣伏以戰國以降百家蠹起先王之道荒塞不通獨
荀卿楊雄排攘衆流張大正術使後世學者坦知去
從國家博采藝文扶翼聖化至於莊列異端譬方細
伎皆命摹刻以廣其傳顧茲二書猶有所闕雖民間
頗畜私本文字訛誤讀不尙通誠恐賢達之言寔成
廢缺今欲乞降下崇文院將荀子楊子法言本精加
考校訖雕板送國子監依諸書例印賣臣愚情不達

大體不勝區區貧陳所見

脩築皇地祗壇狀皇祐三年五月
上奉聖旨依

謹按唐郊祀錄方立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濶十
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
廣一丈二尺今皇地祗壇四角并成面廣四丈九尺
縱四丈六尺上等高四尺五寸下等高五尺方五丈
三尺陛廣三尺五寸平漫無城大抵卑陋不與禮典
相應伏以王者父天母地天地之尊禮相亞埒今圓
丘之制極爲崇峻獨於方立有所闕略未稱國家嚴
恭明察之意伏乞下有司依唐郊祀錄制度增修庶

合典禮

論劉平招魂葬狀

皇祐三年八月上

准樞密院批送下國子博士劉慶孫等奏狀六月二十三日進呈奉聖旨送太常禮院詳定開奏臣等謹按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魂氣無所不知是故聖人作為立壙以藏其形作為宗廟以饗其神形之不存葬將安設今劉平沒身虜廷喪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樹之不立哀展省之無所欲虛造棺槨招魂假葬朝廷下之禮官令檢詳故實臣等按晉世袁瓌賀循等議以為非身無棺非棺無槨苟無喪而葬其幽

魂氣於德為愆義於禮為不物當時詔書明有禁約今劉慶孫等所請招魂葬不可聽許所有將見贈官品定謚則乞依條例施行

論張堯佐除宣徽使狀

皇祐二年二月上

臣聞明主勞心力以求諫和顏色而受之士猶畏儒而不敢進又况震之以威壓之以重而望忠臣之至直言之入難以臣之不忠言之不直而天下安萬事治者未之有也臣竊見臺諫官夙以張堯佐事上言而陛下執之益堅拒之益固前日臺諫官等守閣請對陛下却而不內中外之人莫不駭愕以為異事昔

漢元帝欲用馮昭儀兄野王爲御史大夫旣而疑曰
吾恐後世謂吾私於後宮遂不用今堯佐有野王之
嫌而無其才陛下不次用之數年間自散郎至宣徽
使雖彼實有可稱天下之人安可家至戶曉使謂陛
下不私後宮哉抑又聞之人有種瓜而甚愛之者盛
夏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菸敗其愛之非不勤
也然灌之不以其時適所以敗之也今陛下貴用堯
佐遠過其分天下已側目扼腕而疾之又復摧折忠
諫以重其罪是正日中而灌瓜也臣竊爲堯佐寒心
而陛下獨不爲之深思遠慮哉非獨如是而已前者

言諫官不得對之日陰霧冥冥跬止以相失寒冰著木
終日不鮮臣謹按洪範五行傳聰之不聰是爲不謀
厥咎急厥罰常寒又按京房書謂之蒙氣此皆陰氣
太盛壅蔽陽明上下否塞熱感不決之象天意昭然
有如教語行道之人皆知其意陛下性資純孝嚴恭
天命容納直言深明得失此非臣之諛乃天下所共
知也獨柰何以堯佐之故忽天戒而不顧棄人言而
不從輕祖宗之爵祿違古今之明登書之簡策使天
下之人有以議聖德之萬一或累於先融高大之美
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寢不能安食不能飽深爲

陛下重惜者也臣聞臣之事君猶子事父也豈有父
獲大謗於外而子不以告且不諫哉惟陛下亟召諫
臣使竭其所聞采納其言而慰安其意以獻上天之
心解外廷之惑開忠諫之路塞寵倖之門則天下歡
然歌誦盛德豈有窮哉昔漢明帝作德陽殿鍾離意
諫即時罷之後乃復作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
此殿不成矣然則明帝非不欲爲殿也所以屈意罷
之者欲全諫臣之節而開直言之端也今臺諫官前
後言堯佐者數矣陛下曾不留神省察少爲末減以
慰其心夫人主所欲爲久臣豈能強變之哉顧自今

以往事復有大於堯佐者在列之臣噤嘿拱手視之
而已矣此非朝廷之福也不然羣臣猶朽木陛下猶
雷霆安可以力校哉惟陛下察之而已矣

論夏竦謚狀

皇祐四年
七月

臣等伏覩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以舊在東宮特賜
謚文正臣聞大戴禮曰謚者行之迹也行出於己名
生於人所以勸善沮惡不可私也臣等叨預禮官謚
有得失職所當言不敢隱嘿謹按令文諸謚王公及
職事官三品以上皆錄行狀申請考功勘校下太常
禮院擬謚訖申省議定奏聞所以重名實示至公也

陛下聖德涵容如天如地哀愍舊臣恩厚無已知竦
平生不協羣望不欲委之有司槩以公議且將擯獲
其短推見所長故定謚於中而後宣示于外臣等謂
猶宜擇中流之謚使與行實粗相應者取以賜之亦
非羣臣所敢議也今乃謚以文正二者謚之至美無
以復加雖以周公之材不敢兼取况如竦者豈易克
當所謂名與實爽謚與行違傳之永久何以爲法伏
以陛下叡智聰明燭見微遠如竦所爲豈不素聞迺
欲以恩澤之私強加美謚雖朝士大夫畏竦子孫方
居美仕不敢顯言四方之人耳目炳然豈可揜蔽必

曰夏竦之爲如是而謚又正非以謚爲公器也蓋出
於天子之恩耳此其譏評國家之失豈云細哉臣等
所以夙夜區區不敢避誅戮之辜怨讎之禍狂僭妄
言正爲此耳伏乞陛下留神幸察改賜一謚庶協中
外之論以爲萬世之法臣等無任懇款惶懼之至

論夏竦謚第一狀

聖旨改
文在

臣等近以故贈太師中書令夏竦賜謚文正輒有奏
陳乞賜改更至今未奉俞旨臣等竊以凡爲人臣受祿
不必多居位不必高苟當官不言則刑戮之人也
是以夙夜惶懼不敢默默伏惟陛下不以鄙賤而忽

其言臣等竊迹謚法本意所謂道德博聞曰文者非
聞見雜博之謂也蓋以所學所行不離於道德也靖
共其位曰正者非柔懦苟媮之謂也蓋以詩云靖共
爾位好是正直也今竦奢侈無度聚斂無厭內則不
能制義於閨門外則不能立效於邊鄙言不副行貌
不應心語其道德則貪淫矣語其正直則回邪矣此
皆天下所共聞非臣等所敢誣加也陛下乃以文正
謚之臣等竊愚不達大體不知復以何謚待天下之
正人良士哉且陛下所以念竦如此之厚者以竦嘗
爲東宮之臣故也嚮者東宮之臣死而得謚者非一

陛下未嘗親有所定至於竦獨不然豈非知竦所爲
不合衆心邪陛下必以竦爲正直無疑則何不委之
有司付以公議然則陛下捨覆其短適所以彰之也
陛下念竦不已則莫若厚撫其家至於謚者先王所
以勸善沮惡非供恩澤之具也議者將以謚爲虛名
何害借人臣等請試言其害凡國家所以馭臣下者
不過禍福榮辱而已若爲善者生享其福死受其榮
爲不善者生遇其禍死蒙其辱天下雖欲不治安何
可得已若有不令之臣生則盜其祿位死則盜其榮
名善者不知所勸惡者不知所懼滅否顛倒不可復

振此其爲害可勝道哉虞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
萬幾孔安國傳曰言當戒懼萬事之微夫事之方微
治之易絕及其旣著誰得治之况天下之人皆知竦
爲大邪陛下雖謚之以正此不足以揜竦之惡而適
足以傷國家之至公耳目謚法所以信於後人者爲
其善善惡惡無私也今以一臣之故而敗之使忠良
雋傑之士蒙美謚者後世皆疑之則謚法將安用哉
臣等所以冒犯天威區區不已與人父子爲怨者誠
惜國家勸沮大法不可因循虧廢也伏惟陛下憐察
少加采擇特依前奏所陳改賜竦謚天下幸甚臣等
不勝惶恐待命之至

論周琰事乞不坐馮浩狀

皇祐四年十一月八日

臣伏奉聖旨以鑠廳應舉人周琰重疊用殊字旣條
制未明試官不申請定奪臣與馮浩各特罰銅五斤
放仰荷含貸喜懼無量然臣昨在武成王廟考試之
時其周琰所用殊字浩本疑不係重疊用韻由臣愚
懵鑒別不精觀琰程試不見所善又據條制但言重
疊用韻不云用佗韻引而協之者非由此堅執輒行
黜落鹵莽之罪盡皆在臣今浩與臣一例受罰臣雖
無似能不愧心伏望聖慈特賜矜察與免馮浩責罰

於臣更加嚴謹各得其分誠不敢辭
熈寧內奏乞移高禡壇狀皇祐三年
唯勅節文高禡壇地下仰依典故增修今據濠寨張
德等計料填壘修築都役右具如前竊緣見今所置
高禡壇處地勢極下若就彼填壘不惟功費甚大兼
夏秋霖潦四集未免浸漬謹案北齊之制高禡為壇
於南郊傍景祐四年太常禮院脩定儀注約用此制
今來若於南郊壇傍一二里以來別踏行高燥地脩
築上件高禡壇則功費絕少又免水患參考禮具亦
無所遺如允所奏云云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九

章奏二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

至和三年六月十九日上是歲

仁宗遠豫不臨朝者累月國嗣未建天下寒心中外之臣勇悍不屈素以忠直自負如唐介等皆莫言惟范景仁時為諫官首建此議光開而繼之

第一狀留中第二狀第三狀降付中書

竊以人臣之進言者捨其急而議其緩則言益繁而用益寡矣人君之聽納者忽其大而謹其細則心益勞而功益淺矣故明主不惡逆耳之言以察治亂之原忠臣不避滅身之禍以論安危之本是以上下交泰而事業光美也臣竊見陛下自昔春以來聖體小

有不康天下之人側足而立累氣而息惴惴憂懼若
蹈冰炭間者雖已痊平而民間猶有妄為訛言以相
驚動者雖有司以嚴刑束之彼口不得言中心惶惶
何所不慮邪陛下胡不試思其所以然者何哉豈非
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本未定則衆心不安也賈誼
有言抱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
之安當誼之時漢孝文帝春秋鼎盛有孝景以為之
太子中外又安公私富溢誼猶有是言使誼處於今
日當云何哉陛下好學多聞博覽經史試以前古之
事實之治亂安危之幾何嘗不由繼嗣哉得其人則

治不得其人則亂分先定則安不先定則危此明白
之理皎如日月得失之機間不容髮於朝廷至大至
急之務孰先於此而陛下晏然不以為憂羣臣交身
莫以為言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忘其身之踈賤
而不顧鼎鑊之罪者也伏惟陛下哀而察之今夫細
民之家有百金之資猶擇親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
況天下之大乎三代之王以至二漢所以能享天之
祿若是其久者豈非皆親任九族以為藩輔乎使親
者猶不可信則踈者庸足恃乎臣竊惟陛下天性純
孝振古無倫事無大小關於祖宗者未嘗不勤身苦

體小心翼翼以奉承之况所受祖宗光明盛大之基業豈可不為之深思遠慮惜之於安平堅固之地以保萬世無疆之休哉臣聞天子之孝非若衆庶止於養親而已蓋將御守前人之業而傳於無窮然後為孝也故經稱天子之孝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諸侯之孝曰保其社稷而其民人卿大夫之孝曰守其宗廟士之孝曰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庶人之孝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皆聖人之言非臣之狂瞽也今陛下所以奉事祖宗其道至矣若獨於此未留睿意早定大議則邇時純孝巍巍之德皆無盡矣

此天下所共為陛下重惜非特愚臣而已臣聞禮大宗無子則同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故為人後者事其所後禮皆如父所以尊尊而親親也伏惟祖宗受天明命功德在人本支百世子孫千億而陛下未有皇嗣人心憂危伏望陛下深念祖宗之艱難基業之閔美神器之大實蒼生之重望勿聽苟且之言勿從因循之計斷自聖志昭然勿疑謹擇宗室之中聰明剛正孝友仁慈者使攝居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儻聖意未欲然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安天下之心如此則

天神地祇宗廟社稷寔共賴陛下聖明之德况羣臣兆民其誰不歡呼鼓舞乎昔魯漆室之女憂魯君老太子幼彼匹婦也猶知憂國家之難盖以魯國有難則身必與焉故也况臣食陛下之祿立陛下之朝又得承乏典冊之府比於漆室之女斯亦重矣誠不忍坐視國家至大至急之憂而隱嘿不言臣誠知言責不在臣言之適足自禍然而必言者萬一冀陛下采而聽之則臣於國家譬如螻蟻而為陛下建萬世無窮之基救四海生民之命臣榮多矣願陛下勿以臣人微位賤謂之狂狷而忽之試以臣言自為聖意延

問大臣忠於社稷者儻以為非臣請伏妄言之誅儻以為是願陛下決志而速行之焚臣此奏勿以示外足以明臣非敢徼異毫釐之幸也虞書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陛下當此之時變危為安變亂為治易於反掌若失時不斷使天下之人有以議陛下之純孝者則臣雖欲畢命捐軀以報陛下亦無及已臣不勝區區憤懣之誠干冒免旒伏地待罪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二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輒以瞽言干犯聖德伏地傾耳以俟明詔于今月餘一無所聞陛下寬仁不加誅於

狂愚之臣然亦未賜采納臣竊自痛人品猥細言語
吃訥不能發明國家安危大體致陛下輕而弃之此
皆臣之罪也雖然臣性誠愚位誠賤而意誠忠語誠
切願陛下不以人之愚賤而廢忠切之言少留聖心
於宗廟社稷之至計則天下幸甚竊以為國家者政
有小大事有緩急知所先後則功無不成議者或曰
當今之務大而急者在於水災况溢是大不然彼水
災所傷不過汚下及濱河之民若積雨既止有司少
疏而塞之則民皆復業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
則在於穀帛窘乏是又不然夫以四海之富治平之

又若養之有道用之有節使良有司治之穀帛不可
勝用也豈能為國家之患哉又曰然則在於戎狄侵
盜是又不然夫戎狄侵盜不過能驚擾邊鄙之民若
禦之有道備之有謀可使朝貢相繼豈能為國家之
患哉以臣之愚當今最大最急之患在於本根未建
眾心危疑釋此不憂而顧憂彼三者是捨其肺腑而
救其四肢也不亦左乎借有高才之臣能復九河之
道儲九年之食開千里之邊而本根未建猶無益也
况復細於彼三事者烏足道哉今陛下聖體雖安四
方之人未能遍知尚有疑懼者陛下不以此時早擇

宗室之賢者使攝居儲副之位內以輔衛聖躬外以鎮安百姓萬一有狂妄之人出於意外喧譁驚衆雖知萬全無慮然亦豈可不過爲之防哉臣竊意陛下聖智聰明洞照安危策慮已定而尚密之未欲宣示於外審或如此亦恐不可一則今天下之人企踵而立挾耳而聽以須明詔之下然後人人自安又何待而密哉若以儲副體大非造次可定者或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是以過禍難之原靖中外之意今安危之幾間不容髮日失一日貴在及時而朝廷置之意外不爲汲汲朝夕所議大抵皆目前常

事非甚大而急者臣恐高拱雍容養成國家之患從而理之用力難矣此臣所以日夜區區寢不能安食不能飽不避死亡之誅進言不已者也伏望陛下察其愚衷特賜詳擇臣前日所奏及今狀內事理稍有可施行者乞決計而速行之以安天下元元之心然後理臣僭妄建言之罪不敢辭也

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三狀

臣先於六月十九日八月一日兩曾上言乞擇宗室賢者進而用之蓋以上則輔衛聖躬下則鎮安百姓迄今未聞聖朝少垂采聽臣誠愚昧不達國家高遠之

意若臣所言非邪當明治其罪以示天下若其是邪亦謂聖心不宜弃忽豈可直以臣之愚賤不察其言若投羽毛於滄海之中杳然莫知其所之豈踈遠所望哉臣不勝憤懣敢復剖析肝膽陳布以聞雖抵罪萬死亦無怨悔臣聞書曰遠乃猷詩云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凡國家之弊在於樂因循而多忌諱不於治安之時豫爲長遠之謀此患難所從而生也竊觀漢室以至有唐簡策所載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乃古今不易之道也其或謙讓未暇則有司請之所以尊宗廟重社稷皆國家莫大之慶未聞人主以爲諱惡

也及唐中葉以來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亂相尋不可復振殊不知本強則枝基壯則安此乃國家所當深鑒而不足以爲法也今天下之人上自公卿下至庶人苟有知誠忠於國家者其心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爲大無此爲急然而各畏忤旨之誅莫敢進言臣獨不愛犬馬之軀爲陛下言之陛下豈可不少留聖思而聽察之邪臣嘗歷觀春秋以來迄至國初積一千六百餘年其間天下混一內外無患兵寢不用者不過四百餘年而已至如聖朝英夷僭亂一統四海內平外順上

天下如彼在朝在野之人自祖及孫耳目相傳不識
戰聞蓋自上古以來治平之久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臣竊見國家於州縣倉庫斗糧尺帛未嘗不嚴固局
鑄擇人而守之況如是黜明開茂之業豈可不謹擇
親戚可信任者使助陛下守之乎此則賢愚之人所
共爲陛下重惜者也陛下當此之時願指如意不早
決至策以固萬世不拔之基獨不念太祖太宗跋履
山川經營天下真宗宵衣旰食以致太平之艱難乎
此臣所以夙夜遑遑起則思之卧則夢之感嘆涕泗
不能自已不避煩瀆之誅再三進言者也或者謂臣

身賤居外而言朝廷之事侵官也臣愚以爲治古諫
諍無官自公卿大夫士至於庶人百工商旅矇眊芻
蕘無有不得言者所以達下情而察國政也若置官
而守之非其首者皆不得言則下情壅而不通如是
則國家雖有迫切之憂行道之人皆知之而在上者
莫得聞也此其爲害豈不深乎況臣食陛下之祿於
今三世矣先臣某以廉直恬退特爲陛下所知擢自
孤微升之侍從此恩之重子子孫孫何時敢忘而又
陛下邇以水災親下明詔延訪中外勤求得失臣獨
何人身逢盛際捨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

道哉抑又聞之元后作民父母陛下臣父也安有爲
人心子見危而不告其父乎伏望陛下察臣區區之
心不爲私其一身不惜以頃之問取臣前後所奏略
賜省覽其中萬一苟有可施行者乞以陛下之意斷
而行之宣告中外使遠近渙然無復憂疑則自然神
靈悅於上而災異伏衆庶喜於下而姦宄消至於草
木昆蟲靡不蒙被其福其爲功業豈不盛哉夫時者
難得而易失惟陛下早留神詳察

乞魏州第一狀 嘉祐三年上

右臣不避斧鉞傾瀝危懇臣本貫陝州夏縣立龍壘宗

族俱在彼中自先臣七歿及臣服闋以來十有餘年
守官未嘗得近鄉里止曾一次請假焚黃得展省墳
墓中心念此朝夕不忘近日方欲上煩朝廷陳乞家
便一官又爲自判吏部南曹未及一年及陝州側近
州郡俱未有闕所以未敢陳請今竊知己降勅命授
臣開封府推官於臣之分誠爲然幸然臣有此私懇
須至披陳加以稟賦愚闇不關吏事臨繁處劇實非
所長必慮不職以煩司寇伏望聖慈特賜矜察除知
魏州或慶成軍一次情願守待遠闕庶得近便灑掃
先塋或上件處所無關乞且歸館供職候有闕日特

賜差除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先蒙恩授臣開封府推官臣爲久不曾到鄉里及自知才性疲駑不任劇職曾奏乞知虢州或慶成軍一次奉聖旨不許辭免就職以來已踰半歲體素多病牽強不前竊知虢州即今有關臣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一次或已除人即乞候主判登聞鼓院尚書省閑慢司局有關日差除一處庶幾守官不至曠敗

乞虢州第三狀

右臣伏自去歲聖恩除開封府推官以來臣以久不到陝州鄉里及資性駑下不任劇職兩曾乞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不蒙聽許臣以開封府重難之處不敢更有陳請今竊知已降勅命除臣判三司度支句院竊緣臣稟賦愚鈍素無才幹省府職任俱爲繁劇去此就彼皆非所宜若貪榮冒居必致曠敗內省僥忝誠不自安欲乞依前來所奏差知虢州或主判登聞鼓院及尚書省閑慢司局若俱無關則乞知絳州乾州或在京閑慢差遣一次干冒宸嚴臣無任懇切戰汗屏營之至

辭修起居注第一狀

右臣伏奉勅差臣同修起居注臣性識庸昧學術空淺循塗平進猶懼不稱况記述之職士林高選若以叙進則先達尚多若以才升則眾出眾下豈敢不自揣度貪冒榮寵內猶愧忤人將謂何者命震恐殆無容措伏望聖慈俯賜矜察更擇時者以副羣望所有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二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臣聞人主度才然後授任人臣量能然後就職是以上無曠

官下無竊位臣雖愚戆粗識茲義今修注之官日侍黼袞瞻望清光仕進之塗無此為美臣非惡居顯榮樂在踈賤顧以駑下之質不相當稱苟強顏為之不惟取四方觀望為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貽朝廷羞臣愚所慮正在於此是以傾輸悃悞昧死自陳今制旨益嚴未賜開可臣夙夜震懼不知所圖豈辭語拙訥不能者白將誠信未昭無以感發俛仰惶惑若懷冰炭是用再有披露仰達天聰不敢避煩黷之誅庶幾逃忝冒之罪所有差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乞依前奏更賜擇人臣無任激切俟命之至

受子辭修起居注第三狀

右臣伏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不許辭免便令受勅者臣區區之誠屢塵天聰言理鄙拙未蒙采納退自悼懼置躬無所臣雖愚陋豈不知非常之恩不可輕得詔命之嚴不可屢違所以冒犯雷霆祈請不已者誠以人臣之義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臣自釋褐從仕佩服斯言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仕進本末皆可覆按鄉者承上庠之乏充文館之員補奉常之屬給太史之役未嘗敢以片言避免煩免朝廷蓋以解摛章句校讎文字考尋儀典編次蘭牘苟策

勸疲驚庶幾可以逃於罪戾是以聞命之始即時就職至於修起居注自祖宗以來皆御擇館閣之士必得文來閱富可以潤色詔命者然後為之臣自幼及長雖粗能誦習經傳涉獵史籍至於屬文實非所長雖欲力自切磨求及等輩性有常分不可強勉儻不自惟付貪冒榮寵異時驅策有所不稱使四方之人環自譏笑以為盛明之朝容有竊位之人其為聖化之累豈云細哉如是則雖伏質橫分不足以補塞無狀此臣所以夙夜惶悸欲止不能者也且臣前後所陳剖心析膽莫非懇到而朝廷弃置其言曾不之省

是不以情實待臣也意者使臣言出於誠陛下矜而聽之足以盡下情從物欲使臣言出於僞陛下亦因而許之足以沮姦回警媮薄臣竊爲朝廷計之二者皆未爲失也今臣所陳請已及再三而陛下拒之愈堅督之愈急使拳拳之志無以自明豈上下坦然推心相信之道哉臣不勝憤懣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有同脩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四狀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同修起居注已三次奏陳不敢受勅更乞擇人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

降指揮便受勅更不得辭免詔旨丁寧至於三四而臣懼蹇自遂是謂不恭若正典刑罪死無赦然臣知而不敢避者誠以罪有大於此者故也臣聞虞書曰無曠庶官然則官無鉅細皆分理天職王者猶不敢私亦其人況人臣而敢叨居其位乎如是則雖無國討必有天刑臣雖頑愚粗知自愛雖日遷九官所不願也臣嚮辭開封府推官及判三司度支句院朝廷一有指揮不令辭免臣即時就職豈以材力爲足堪其任哉竊自惟度以爲朝命已行必不可移雖章奏煩多終無所益是以黽勉從事不敢復言及觀王安

石前者差脩起居注力自陳懋章七八上然後朝廷
許之臣乃追自悔恨鄙者非朝廷不許由臣請之不
堅故也臣今所以煩瀆聖聰不能自已雖加重誅所
不敢逃况王安石文辭閑富當世少倫四方士大夫
素所推服授以此職猶懇惻固讓終不肯爲如臣空
疎何足稱道比於安石相去遠甚乃敢不自愧耻以
當非常之命乎使臣之才得及安石一二則臣聞命
之日受而不辭今臣內自省循一無可取乃與之同
被選擇比肩並進豈不玷朝廷之舉爲士大夫所羞
哉此臣所以彷徨尤不敢受者也伏望聖慈察臣誠
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辭修起居注第五狀

右臣先奉勅差同修起居注臣四曾上奏乞更擇人
今又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累降指揮更不得
辭讓便令受勅供職者臣要領如草芥不足以待等
鉞軀命如螻蟻不足以脂鼎鑊今屢違明詔當伏重
誅然臣區區之情亦冀朝廷少賜寬察臣自知材能

不足塞職歸情上聞煩瀆聖聽至于四五劄肝瀝膽
盈卷溢幅臣之情亦極矣臣之辭亦殫矣雖欲重複
稱引無以復加而朝廷以臣賤微終不知聽臣晝夜
憂悸無以自存俯仰三思進退離谷夫詔命至尊微
臣至卑修注至榮罪誅至尊今臣以卑遠尊去榮就
辱原其本志豈有佗哉正欲朝廷任官皆得其人愚
臣處身不失其分而已若聖恩矜而許之則豈惟愚
臣之幸亦可以少有補於國家若章奏煩多而詔旨
不移豈惟使臣獲頑愚不虔之罪不容於直醢抑亦
恐四方之人謂朝廷之於賢材如臣之比尚足固留
也不勝迫切之情伏望聖慈依臣前奏更賜擇人所
有同修起居注勅臣不敢祇受

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傳家集卷第十九

